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### 第三十八回 還帶擋做成圈套 訂白頭再捉瘟生

且說方子衡聽了陸蘭芬一番說話，非但不要他的身價，而且還替他打算省錢，心裡喜歡得毛骨悚然，□分暢快。便問蘭芬可要先付些洋錢，慢慢的還清債項。蘭芬連連搖手道：「格末謝謝耐，勿要實概性急，就是娘姨篤面浪，耐也勿要說起，賽過無撥格件事體。倘忙一格勿當心，撥俚篤說仔出去，大家曉得仔，格是勿要說啥生意哉，連搭仔局帳一錢才收勿著，去便宜俚篤格排客人，也勿犯著呢。」方子衡聽了，覺得甚是有理，心中自是喜歡，但不免還有些兒不滿之處，便向蘭芬道：「你既是一心嫁我，何必定要多做一節生意？就有些局帳收不下來，我也不是這般奮刻的人，那有不肯代還的道理？況且你的身子已經嫁我，這些局帳自然要我包場，你又何必一定要替我節省呢？」陸蘭芬聽了，把眉尖一皺，鬢蹙道：「耐格人哈總歸實概性急得來，格個嫁人格事體，勿是一句兩句閒話說得清爽格。」

俚末也總算商量商量，耐末也自家想想，勿要就是實概媽媽虎虎，故歇倪格身總歸要嫁撥耐格哉，阿好再去接啥格客人？就是生意做到下節，不過場面浪實概說法，賽過嫁撥仔耐一樣呢。」方子衡聽了，方才放心。

蘭芬見方子衡已經受了牢籠，這件事兒便有了二□四分拿手，正要乘著這個機會，狠狠的砍他一下斧頭，還要叫他情願願的報效出來，一毫不覺得陸蘭芬是個敲竹槓的都頭，砍斧頭的名手。正是：

準備金籠關彩鳳，安排香餌釣神龜。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忽一日陸蘭芬院中來了一個客人，是阿金同來的熟客，蘭芬卻訕訕的不甚應酬，過去略坐了一回便走了出來，把那客人丟在房中，佯佯不睬。那客人坐了半天仍不見蘭芬出來，心中未免也有些生氣，起身要走，卻被阿金拉住不放，急急的過來和蘭芬說了，要他出去應酬。蘭芬坐著不動，那裡睬他？阿金見了這個樣兒，不知何故，呆呆的立在旁邊，見蘭芬只當沒有聽見一般，忍不住又催一遍。蘭芬冷笑一聲，也不言語。阿金見連催了兩三遍，蘭芬只是不理，發起火來，也冷笑道：「做生意勿做生意，生來勿關倪娘姨啥事，倪阿好來管耐？不過耐掛仔牌子，客人來仔勿應酬末，做啥格生意介？」蘭芬聽了不覺面上一紅，道：「個把客人，倪勿做末勿做哉呢，要耐生瞎巴結俚格啥？倪做仔生意，倒挨著耐格娘姨來管起倪來哉，阿要笑話！」阿金聽了更加火冒，按捺不住，大聲說道：「倪娘姨末娘姨，倒也三千洋錢篤哩，耐末是先生，俚末是娘姨，客人做勿做生來勿關倪事，只要耐拿格三千洋錢帶擋還撥仔倪，格末隨便那哼隨耐格便，勿然末倪也有兩句閒話勒浪說說。」陸蘭芬聽得阿金竟是頂撞起來，那說話的神情□分可惡，只氣得蛾眉倒豎，粉面生紅，把一雙小腳在地下一跺道：「耐一塌刮仔三千洋錢帶擋，啥格希奇勿煞，還仔耐格洋錢末，才完結哉呢，阿挨得著耐來瞎噪，嚶嚶嚶，啥格樣式！直頭無撥仔淘成哉。」阿金冷冷的把手一攤道：「還仔倪格洋錢末頂好哉呢，倪有仔三千洋錢，阿怕無撥仔生意？勿要耐故歇末說得蠻好，停歇歇要起洋錢來原是無撥，格是定規勿成功格囉。」

蘭芬怒極，轉向方子衡說道：「耐聽聽俚格閒話，阿要氣煞仔人，二三千洋錢才拿勿出仔末，直頭撥耐鈍光格哉。」阿金呵呵冷笑道：「耐實概格紅信人，阿怕拿勿出仔洋錢，就不過還有倪經手格店帳好像勿少，耐倒記記明白，一淘交代仔倪，等倪去還撥仔俚篤完結，明朝等耐舒齊好仔倪來拿。」說罷，竟自走了出去，頭也不回，自去回覆那客人去了。只把個陸蘭芬氣得呆了多時，一言不發。

方子衡婉婉轉轉的勸了蘭芬一回，蘭芬長歎說：「總歸倪要仔俚篤格帶擋勿好，耐看俚格樣式，標得來，阿像啥格娘姨，賽過比仔本家再要利害，故歇倪也說得勿哉，想點法子還仔俚格洋錢，看俚阿再有啥格說話？」說到此處，便登時愁鎖雙眉，著實的躊躇起來。方子衡問他為什麼這般著急？蘭芬道：「阿金格帶擋洋錢，倪答應末答應仔倪哉，故歇想起來，一時三刻，陸裡拿得出幾化洋錢？格件事體倒直頭尷尬哉囉。」方子衡笑道：「這些小事極是容易，何必要這般的著起急來，明天我就去打張票子來替你還了他的帶擋可好？」蘭芬搖頭道：「耐勿要實概性急，等倪到別處借借看，倘忙無借處，再搭耐說。」方子衡詫異道：「前日我早已和你說明，替你代還債項，為什麼忽然的不要起來？」蘭芬道：「勿是呀，耐勿要纏錯哩，耐搭倪還債末倪阿有啥勿要？耐搭格洋錢放來浪，總歸一樣格呀，等倪下節勿做好生意，再撥倪好哉。」方子衡聽他說得有理，點頭稱是。

隔了一天，蘭芬說是出去借錢，去了半晌，方才愁眉不展的回來。方子衡急問他可曾借到？蘭芬拍手道：「無借處囉，啥人肯借撥倪呀！倪問格客人要借五千洋錢，俚勿借倒也罷哉，陸裡曉得俚說出來格閒話，格末來得討氣，俚倒說耐借得忒多哉呢，一借就是五千，叫倪陸裡來得及」勿比三百五百洋錢，倪還好應酬應酬。

倪撥俚氣婚哉，對俚說倪窮末窮，幾百洋錢倒也勿在乎此，倪要老仔格面皮，問客人篤來借格三百五百洋錢，格是好煞格哉，難末倪一逕跑仔轉來，耐說阿要勿色頭？

「方子衡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一准去划了票子來可好？」蘭芬道：「雖是生來只好問耐方大人借哉，不過耐方大人末，看仔幾千洋錢無啥希奇，倪自家心浪意勿過煞來裡。」

方子衡果然去後馬路匯划莊上，划了一張五千洋錢的匯票來，交與蘭芬。蘭芬接在手中，低聲笑道：「謝謝耐，倪今朝拿仔耐格洋錢，賽過就是收仔耐格定洋，故歇耐搭倪兩家頭……」蘭芬說了半句，覺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兩頰微紅，回頭匿笑。方子衡看了這種含羞帶笑的情形，淺逗輕挑的言語，只把他喜得眉飛色舞，樂不可支。

陸蘭芬接了銀票，便立刻喚了阿金上來，又從妝台抽屜內取出一疊發票，一一的算清。合起來連那三千帶擋洋錢統通在內，竟有五千多些。蘭芬又開了拜匣，取出幾張鈔票，一齊交與阿金，當面言明，從此兩無交涉。又把阿金數說了一番，說他不該這樣的全無義氣，無緣無的和他吵鬧起來。阿金銀錢到手，並不計較，只冷笑兩聲，接過票子，收拾衣裝，揚長去了。

這裡蘭芬便問方子衡道：「倪收末收仔耐五千洋錢，阿要寫張借票撥耐？」一句話，把個方子衡說得哈哈的笑起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我不相信你麼？」說得蘭芬也一笑道：「勿是呀，常恐勿勿相信，說倪騙仔耐格洋錢。」

自此以後，蘭芬便和方子衡商量，要辦紅裙披風、珠花首飾，一切嫁人應用之物，估計起來也有三千開外。方子衡那裡曉得蘭芬不是真心，一味的拿出錢來任憑佈置。蘭芬因天氣甚熱，借著歇夏的名頭不出堂差，夜間的和酒也就少了些兒。

方子衡忽然想起要坐馬車，便向蘭芬說知，要他同去。蘭芬道：「一淘去也無啥，就不過倪去末總要帶個娘姨，一部車子坐勿落呢。」方子衡道：「一部坐不下就叫兩部，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？」蘭芬方才歡喜，叫相幫去僱兩部橡皮馬車。相幫去不多時，馬車已是來了。方子衡便催著蘭芬，叫他快換衣裳。蘭芬將就洗一把面，略施脂粉，重整雲鬢，換了一套衣服，越顯得嬌如解語，弱不勝衣，扶在娘姨肩向上方子衡笑道：「價末倪去哩。」方子衡只是訕笑，要讓蘭芬先行，蘭芬不肯，道：「倪勿要呀，耐豪燥點走囉。」方子衡一面笑，一面同著蘭芬出門，上了馬車。

馬夫加上一鞭，跑開四蹄，逕往大馬路泥城橋一帶跑來。

此時正是六月初天氣，新月在天，明河倒影，碧天如水，蕭然無雲，已覺得心曠神怡，煩惱盡去。再過了跑馬廳一帶，無數的重陰密樹，接幹交柯，樹陰之內漏出一角月光，那樹枝的影兒不住的往來弄影，風飄翠袖，露濕羅衣，好像到了清涼世界一般。到了張園，方子衡和陸蘭芬下了馬車，就在草地上揀一張桌子泡茶坐下。

不多一刻，那班有些名氣的信人陸續到來，也有泡茶的，也有並不泡茶到各處去閒走的，內中有認得蘭芬的信人走過來招呼兩句，蘭芬含笑應酬。忽見隨後又是一班少年客人蜂擁而來，在一班信人的桌子面前走來走去，穿個不了，口內評頭品足的恣意說笑。那班信人也有背過臉兒不去理會的，也有打情罵俏兜攬生意的，更有和客人動手動腳扭作一團的。蘭芬看不入眼，扭轉身子向

方子衡說道：「故歇格信人真真笑話，耐看俚篤，當仔幾幾化化人做出實梗樣式，阿要面孔？連搭仔倪格台才撥俚坍完格哉。」方子衡點頭稱是。

蘭芬正在說話，忽然背後伸過一雙手來，兩手交叉，把蘭芬的眼睛緊緊掩住。

蘭芬不曉得什麼人和他玩笑，待要發作，又恐是個熟人不好意思，發極喊道：「啥人介，勿要實梗噪囉！」就這一聲喊裡，背後的人方才放手，哈哈的笑起來，蘭芬急回頭看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章秋谷。蘭芬見了，故意沉下臉來埋怨秋谷道：「耐末總是實梗無淘成，倪撥耐嚇煞快，認仔是個流氓要拆倪格梢哉。」說著不禁也笑了，又反手摸摸頭髮，用荳蔻盒的鏡子照了一照。秋谷隨便坐下，招呼了方子衡。陳文仙隨在秋谷身後，便也坐在一旁。

秋谷向子衡道：「多時沒有見你出來，怎麼今天居然有空兒坐起馬車來了。你們貴相知竟許你出來麼？」方子衡一笑，尚未回言，陸蘭芬面上早不知不覺的紅起來，睜了秋谷一眼，道：「耐末總無撥好閒話說，狗嘴裡阿會生得出象牙？方大人出去勿出去，阿關得倪啥事？隨便啥格閒話，到仔耐格嘴裡向末就無撥仔淘成哉。」

秋谷正待再說，方子衡攔住道：「你們不要大家門口，還是我們來談談罷。」就把椅子往前挪了一挪，低聲訴說：要把蘭芬娶回家去，可好托他做個現成媒人？秋谷聽到此問，便把蘭芬著實釘了一眼，蘭芬低著頭裝著不見，自在那裡和陳文仙交頭接耳的密密談心。秋谷等方子衡說完，方才笑道：「原來你就要納寵，所以這樣喜歡，我竟沒有曉得風聲，不曾和你道喜。但是你要我做個現成媒人，雖然極是容易的事情，這個媒人我卻做不來的。」正是：

畫中愛寵，難銷金谷之春；天上蘭香，一現曇花之影。

欲知後事，請看下回。